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唐〕李白撰  
〔宋〕楊齊賢集注  
〔元〕蕭士贊刪補

李太白集分類補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讀李白詩

稍遣秋之日閒吟白也詩仙才信有謫逸筆總多奇竹  
響含風際濤聲出峽時漢庭召方朔國色藉名垂

乾隆壬戌孟秋

右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一

古賦

卷二

古風

卷三

樂府

卷四

樂府

卷五

樂府

卷六

樂府

卷七

歌吟

卷八

歌吟

卷九

贈

卷十

贈

卷十一

贈



卷十二

贈

卷十三

寄

卷十四

寄

卷十五

留別

卷十六

送

卷十七

送

卷十八

送

卷十九

訓答

卷二十

遊宴

卷二十一

登覽

卷二十二

行役

懷古

卷二十三

紀閒適

懷思

卷二十四

感遇

寫懷

詠物

卷二十五

題詠

金定四庫全書  
目錄  
雜詠

閨情

哀傷

卷二十六

表類

書類

卷二十七

序

卷二十八

序

卷二十九

記

頌

讚

卷三十

銘

碑

臣

等謹案李太白集分類補註三十卷宋楊

齊賢集註而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

北宋以來註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註今惟

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吳縣繆曰芑翻刻宋

本李翰林集前二十卷為歌詩後十卷為雜

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為古賦樂府歌詩後五

卷為雜文且分標門類與宋本李集目次不

同其為齊賢改編或士贇改編原書無序跋  
已不可考惟所輯注文則用齊賢曰士贇曰  
各為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注中多徵引  
故實兼及意義頗傷泛濫如臨江王節士歌  
齊賢以為史失其名士贇則引樂府遊俠曲  
證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臨江王及愁思節士  
歌原各為一篇自南齊陸厥始併作臨江王  
節士歌後來庾信杜甫俱承其誤白詩亦屬



沿訛齊賢等不為辨正而轉以為史失其名  
此類俱未為精核然大致賅贍足資檢閱其  
於白集固不為無功焉齊賢字子見春陵人  
士贇字粹可寧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  
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所著有詩評二十  
餘篇及冰崖集俱久佚不見獨此本僅存云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原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

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  
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  
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  
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  
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  
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  
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  
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  
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  
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  
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  
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將東  
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  
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  
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關雎之義始

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李陽冰撰

別集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  
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  
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  
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  
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  
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  
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



撰新墓碑亦畧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  
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  
丹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  
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  
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  
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

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  
日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  
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  
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  
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

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  
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  
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  
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邪太真妃因驚曰何翰  
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  
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  
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  
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

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邪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歎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

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繞雷州中  
咸平元年三月三日樂史撰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賦

大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

士贇曰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辟穀導引術

無不通續仙傳以為尸解天台赤城山名上清玉平之天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謂余有仙

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士贊曰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

因著大

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

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

士贊曰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崑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

及讀

晉書觀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

士贊曰晉書阮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嘗

作大鵬讚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於集豈敢傳諸

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

言

士贊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漆園吏唐天寶元  
年詔封南華真人此言鯢鵬之說始於逍遙遊  
徵

至怪於齊諧談北冥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

鯢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鬢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

士贊曰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齊諧者志怪者也  
刷渤海之春流晞扶桑之朝

暎燁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

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

士贊曰五嶽泰衡嵩華恒也

爾乃蹶厚地

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



背業

逆性切

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

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閭闔之崢嶸

士贊曰天矯飛貌崢嶸高廣貌

騰簸鴻蒙

闕

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

士贊曰鴻蒙自

然元氣也一云海氣也

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

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

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

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

施鞭而啓途

士贊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天隙電照也

塊視三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

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

作木切

仰之

長吁

士贇曰任公子為大釣釣魚而大魚食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

若魚者帝昇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昇射雀昇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昇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昇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

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

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嘆續

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

士贇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當胃臆之掩晝若混芒之未判忽騰覆以

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歛翳景

以橫楮

章移切

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決

以兩切

泚

母黨切

之野

入乎汪湟之池

士贊曰決泚廣大也

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

渭巖巖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躓

渠龜切

踞

女夷切士

贊曰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謂水伯海若海神也

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

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

蓋乃造化之所為

士贊曰巨鼇十五舉首首冠靈山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

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

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

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於靈仙

久馴擾於池隍精衛殷勤於銜木鷄鷓悲愁乎薦觴士贊

曰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海鳥曰鷄鷓止於魯東門之外是歲海多大

風多天雞警曉於蟠桃踰七倫切烏晰之列切耀於太陽士贊曰挑

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不曠蕩而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從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

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充腸士贊曰列子黃帝曰谷神不死是謂天地根戲暘谷而徘徊

徊馮炎洲而抑揚

士贇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俄而下明故稱暘谷炎洲在南海中

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

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

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乎大鵬許之欣然

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擬恨賦

江淹嘗歎古人遭時否塞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篇擬之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

士贇曰挽歌題露送王公

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

不歌仰思前賢飲恨而歿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  
劔叱咤指揮中原東馳勃解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清  
國步握瑤圖而脩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  
素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  
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劔舞泣挫雄威騅

中蔡切

兮不逝

音於鴉切

噫

烏路切

何歸

士贇曰史項羽紀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

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  
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  
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  
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  
刎而死噫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  
懷怒氣也

颯起遠讎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史士贊曰  
刺客

傳燕太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  
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  
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

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官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揔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鄒陽書曰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

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



士贊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嫫女也曹孫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

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狖于救之啾

啾永埋骨於淶水怨懷王之不收

士贊曰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

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子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謫顧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

託辭於漁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  
魚腹中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及夫李斯受戮神氣

黯然而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

緣

士贊曰二世聽趙高之譖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

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日斷心飛莫不攢

眉痛骨枝

武粉切

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杳

歌鐘晝誼亦復星沈電滅閉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兮

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蛄聚碧臺空兮

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

士贇曰鵲冠子斗柄東而

天下知春

水蕩漾兮碧色蘭歲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

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  
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  
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  
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

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

南恨無極兮心氤氲目眇眇兮憂紛紛

士贊曰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

適楚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而去十

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峴山在襄陽十里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

陽雲

士贊曰詩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

之如言故為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立廟曰朝雲

流連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

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

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士贊曰秦在西方故曰西秦見遊絲之橫路

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

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

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

天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倚

引倚切

旒

乃倚切

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野綵翠兮芊

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黃緣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

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

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

士贊曰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

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此言隴水之鳴咽如秦聲江上之猿啼如巴人之吟也

明妃玉塞楚

客楓林

士贊曰王昭君齊國王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乃賜單于後觸晉

文帝諱改為明妃漢邊有玉門  
陽關故曰玉塞楚客屈原也

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

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  
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  
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滅  
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

士贇曰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巴陵縣有洞庭湖瀟湘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曰三湘蓋謂三江也  
水

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

知去荆吳之幾千

士贊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

於時西陽半

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

燕而望越

士贊曰意太白時在荆相故懷燕而望越也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

嫋嫋兮夜悠悠臨窮冥以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脩竿

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

將採藥於蓬丘

士贊曰蓬丘即蓬萊山

劒閣賦

送友人王  
炎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

士贊曰咸陽而西至雍即長安

也前有劔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瑟颼

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

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

兮歎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

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劔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

相憶

明堂賦

并序 太白此賦想作於未拆乾元殿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

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邁

士贊曰唐書高祖紀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乾封

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亞獻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政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與公卿臨觀而議不一乃下詔率意頒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鷗尾其言益不能立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

子來崇萬祀之丕業

士贊曰唐禮樂志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

蓋

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勲克宣臣白美頌恭

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

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渙開混茫

士贊曰九陽謂九天之涯

也畔渙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

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

士贊

日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太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

虹蜺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

欽若太宗繼明重光

士贊曰兒寬傳曰宣重光

廓區

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

士贊曰顏師古曰顓天也元氣顓汗故曰顓天其色蒼

蒼故曰蒼天

淳風沕

亡弗切

穆鴻恩滂洋

士贊曰沕穆深微貌滂洋饒廣也

武

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

先合切

沓乎無疆

士贊曰有截九有也

若乃

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傍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

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

士贊曰張衡東都賦曰登封降禪齊

乎黃軒

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

帝鄉

士贊曰列子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

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

義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

於萬室乃準水臬

倪結切

攢雲樑

士贊曰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

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於所平之地中樹磬玉八尺之梟以縣正之眡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

石於隴坂空瓌

姑同切

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

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

七將切士贊曰將將嚴正貌

雖暫勞而

永固兮貽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曈

矐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

力孔切

從則孔切

頽沓

若鬼若業

逆怯切

似天閘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

士伯切

嶺

五伯切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勲燭萬象而

騰文窈惚恍以洞啓呼嵌

口銜切

巖而旁分又比乎崑山

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宕蕙乎紫微

士贊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紫微星名

絡勾陳以繚垣闔闔而啓扉

士贊

曰勾陳後宮也紫宮外營勾陳星闔闔天門也

崢嶸嘗

疾陵切

疑

魚其切

架宇宙之

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黃河垠漱清

洛大行却立通谷前廓

士贊曰大行山名通谷在洛城南五十里

遠則標熊

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

士贊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龍門山名在西京河南縣

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

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

悲

切 仡魚乙 擎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碑郎忽切 兀勢拔五

嶽形張四維士贊曰五嶽大華衡恒嵩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 軋地軸以盤根

摩天倪而創規士贊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 樓臺岨區勿切 屹

切 丈弗 以奔附城闕區金切 奎宜金切 而蔽虧珍樹翠草含

華揚粦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士贊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擻知利切 華蓋以儻漭仰大微之參差士贊曰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

以蔽覆大帝之坐也大微士贊曰 擁以禁扃橫以武庫士贊曰西方奎

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 十六星天 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士贊曰房心者天帝明堂

布政之宮少陽者東方東動也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

以辰次火木之數

士贊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

室於西北重屋者正宮正堂若大寢也

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岿其霞

矯廣厦鬱以雲布掩日道追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

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

堂

古迥切

乎瓊華之室

士贊曰三島記崑崙山北戶承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

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雲瑞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

錦爛霞駭星

錯波沕

千結切士贊曰沕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摩激也

颯蕭寥以颼颼宵陰



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

闡聯綿

士贊曰窈窕深也

飛楹磊砢走拱寅緣

士贊曰寅緣山岳之品

雲

楣立岌以橫綺綵栢攢密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  
頽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

垠跨皇居之太半

士贊曰爾雅穹蒼天也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

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

晷換誇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

士贊曰泰山一名岱宗羣岳之長也

泰山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猛虎失道潛虬登梯經通天而

直上俯長河而復低

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臺明堂者上通於天象

玉女攀

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

士贊曰題頭也棟椽之頭皆以玉節言其英華相燭

也

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

遠力切

翼而銜霓

士贊曰薛綜曰藻井

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

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絰而罷躋

士贊曰說文跟

足踵也公羊傳曰躋升也

要離歛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

士贊曰呂

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

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

成名要離得不死歸吳精視事未詳

亘以複道而接乎宮掖

蒲閤切

入西

樓是為崑崙

士贊曰史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

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入

士贊

曰天子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

士贊曰禮

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其左右也則丹陛嚳嚳彤庭煌煌列

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

尸羊切士贊曰白虎

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壘以水象教化  
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 闢

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央士贊

曰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蔡邕明堂  
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祀宗祖以配上帝者也  
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  
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主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流如壁  
則曰辟雍異名而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閭域也三十  
同事其實一也

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

筵列位南七西九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

白虎列序而躩

渠龜切

踞

女夷切

青龍承隅而蚴

於求

士贊曰躩踞動貌曲禮云左青龍右白虎

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燁

堯必

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

音叶

光摧陰坤斗主土據

乎其心

士贊曰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燁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

汁光紀

若乃燭耀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

若飛動瞪

直證切

眴

匹覓切

睢

許規切

盱

勾于切

明君暗主忠臣

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

士贊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於是王正孟

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

御瑤瑟而彈鳴絲

士贊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

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

崇配天之規欽若肝鬻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歲粦

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

士贊曰五服即甸侯綏要荒也

張龍旂與虹

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舉珪璫

徂贊切

獻琛帛

士贊曰三公致仕有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具牢饌

顯昂俯僂儼

容疊跡乃潔苴醢修粢盛

士贊曰苴水草醢陸產之物

奠三犧薦五

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麟張鈞

天之鏗錡

士贊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孤竹合奏空桑和鳴

士贊曰孤

竹竹之特生者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

降明庭

士贊曰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蓋聖主之

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

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

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

會吮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

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日極于天耳下于泉

士贊曰淮

南子下揆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

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

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教倉毀玉沈

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

於郊桑棄末反本人和時康

士贊曰唐禮樂志皇帝孟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籍

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  
斂而鍾之神倉以擬梁盛皇后歲祀一李春吉已享先

蠶遂以親桑皇后採三條命建翠華今萋萋鳴玉鑾之  
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

缺缺

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萋萋威貌

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

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



旁

士贊曰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鵜首巡陵者巡幸諸陵也驪山地名

封岱宗兮祀后

土掩栗陸而包陶唐

士贊曰栗陸陶唐皆古帝王之號

遨遊乎崆峒之

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

若夢幾華胥之故鄉

士贊曰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

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於是元元澹然不

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

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崇

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

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史記秦士贊曰

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即姑蘇也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

力孔切

從

則孔切

鴻濛構瓌

公回切

材

兮偃蹇塊

烏朗切

塤

母黨切

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

魚及切

靈

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於蠻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

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

固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 并序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

士贊曰白者太白自

稱也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詞

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畧竊或徧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

義也

士贊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且齊東者巨海

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左與肅慎為鄰右以暘谷為界秋田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

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蒂周禮天官大宰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平地小澤也

上

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誇  
胡設網為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  
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迄今觀

之何齷齪之甚也

士贇曰漢書揚雄傳孝成時羽獵雄  
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序云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民入南山  
西自褒斜南啟漢中張羅網置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狢  
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法今  
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  
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  
人子墨以為客卿以諷漢書註齷齪小節也

但王者

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  
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乎文論苑  
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  
士贊曰上下四方為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  
士贊曰通典開元三年蒐于岐州鳳  
泉場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  
邪臣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歲蕤

士贊曰葉

世也五葉者唐興至玄宗凡五世

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

之光熙

士贊曰開元玄宗年號雖書曰聖人受命必受斗極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玄宗

也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

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

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

士贊曰周易曰王用

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已則捨之

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

玄冥掌雪

士贊曰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

之月其神玄冥

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

士贊曰霜降之後生

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浪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

類也地理志蜀郡邛州臨邛縣西南八里有火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其家大投之須臾隱隱如雷聲焰出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水厚尺餘史書之以為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倉八水兮休百工災

日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倉八水也倉音愴寒也

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贊

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為欄校遮禽而獵取也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

虞辨土物之衆寡士贊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千騎馳掃萬

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

士贊曰月窟者

月所生也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畧也而內

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

裔而盡取

士贊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司馬曰北極之下無毛之地

大章按

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

士贊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列子夸父不量力欲

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通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

足跡

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撞鴻鐘



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

士贊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唐書儀衛志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鑾玉佩也

又曰鈴也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錦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

百官志飛龍殿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中國名曰亦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遊

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

士贊曰漢書蓋屋有長楊五柞宮三危山

在西裔郭璞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

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

森

士贊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

車馬之於是擢倚天之劒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衆威矣

宇宙噫兮增雄

士贊曰夫子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噫一戒切

又音陰

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毛揚兮九天絳

獵火燃兮千山紅

士贊曰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

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

乃召蚩尤之

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

士贊曰山海經蚩尤作兵戈雨師畢星詩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離于箕風揚沙也

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於蠻

貊

士贊曰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

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

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陸

士贊曰周禮荊州之鎮山曰衡山并州之鎮山曰恒

山爾雅曰霍山為南岳恒山北臨岱南俯  
夾東海而為  
趙東接河海之間依山山谷牛馬圈曰陸

塹兮拖西冥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空

文浦

切入睽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

士贊曰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

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

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

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

東陽州曰申土顏師古曰八荒者八方荒忽極遠之地

雲羅高張天網密布且采綿原峭格掩路蟣

芒結蒙芒

切過而猶礙蟣

子饒

螟飛而不度

士贊曰蟣蟣小蟲似蚋猶醯雞醯雞者甕

中之蟣蟣列于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蟣螟羣飛而  
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蟣蟣蟣皆

蟲之至微細者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從營合  
以喻網之密也

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

之明滅

士贊曰韓詩外傳白馬出吳閭門望之如一匹素練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馬汗出如血一日

千里顏師古曰蹀音大頰反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顏深平

險谷擺樁括開林叢皇皇

乎門切

呬呬

乎甲切

盡奔突於場

中

士贊曰皇通也呬吸也

而田疆古治之疇烏獲中黃之黨

士贊曰田

疆古治齊力士烏獲秦力士中黃伯者中黃國之有勇力者也越崢嶸獵莽蒼喑嗥

乎交  
切

乎敢  
切

風旋電往

士贊曰莽蒼  
草野之色

脫文豹之皮抵玄

熊之掌批

步結  
切

狡

先丸  
切

手揉挾三挈兩

士贊曰莊子豐  
狐文豹棲于山

林伏于巖穴然且不免于網羅擲辟之患是何罪之有  
哉其皮為之災也狡猊如彪猫食虎豹即獅子也出西  
域猊善援即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可畜既徒搏  
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出之亦猶猴之類

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彪

胡甘  
切

號以鶚睨兮氣赫火而

歌煙

士贊曰爾雅彪白虎鶚鵬屬此言  
獵徒氣盛如彪之號如鶚之睨也

拳封猊

梯端  
切

巨狻

丑延切士贊曰狻野猪也字林云獸似  
豕而肥狻廬也怒走者為狻謂能戾象

臬羊應叱

以斃

一至  
切

踣

必默  
切

猊

於默  
切

猊

翼汝  
切

亡精而墜巔

士贊曰  
爾雅猊

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郭璞曰泉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

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淮南子堯時有饕餮為民害堯使羿射殺之爾雅饕餮類羆虎爪食人迅走或

碎腦以折脊或飲普閱切髓而飛涎士贊曰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

而蠶蚩適以翔翔選窮遐荒蕩林數掘土白駕切獐天江賦曰噴浪飛涎

狗士贊曰狗獸名似狼王逸曰其身九屈有角鬐鬐觸害人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處

有兵天狗之光飛天流而為星白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

狸白首名曰天狗食蛇其音如貓佩之可禦凶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

千里捩力詩切雄虺之九首士贊曰宋玉招魂賦螭蛇九首往

李太白集分韻補註  
二十五

來倏忽吞人

咋則格切

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

士贊曰文

子曰騰蛇無足而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君王於是戔通天靡星

旃奔雷車揮電鞭

士贊曰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

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憤組纓翠綾玉犀簪導

觀壯士之効獲顧三

軍而欣然曰夫何神讐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舞

武卒

士贊曰帝王世紀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雖輔

良刀切

之

已多猶拗

於六切

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

月

士贊曰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鬚鬣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后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

不得上悉持龍額額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額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戎車轆轤

以陸離殼

古豆切

騎煌煌而奮發

士贊曰殼張弩也

鷹犬之所騰

捷飛走之所蹉蹶攫麇

几雲切

麇

古瑕切

之咆哮蹂豺貉

切以挂格

士贊曰麇麇也貉狸屬豺脚似狗

膏鋒染鍔填巖掩窟觀殊

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有白眉

音

飛駿窮奇

切獬

音腦士贊曰山海經邽山有獸狀如牛騾尾大聲名曰窮奇食人爾雅獬豸似狸

牙如錯

劍鬣如叢竿口吞及

時朱切

鋌

市延切

目極槍櫓碎琅弧攫

玉弩射猛彘透奔虎

士贊曰山海經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牛尾音如犬吠名曰



長彘食人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見則大水

謂南山白額之足觀士贊曰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晉周處傳南山白額猛

獸為害處入搃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士贊曰史山射殺之

求勇士專諸見之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炙魚之中以進食而刺王僚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漢書曰

自合浦南趨丘扶喬林撇匹滅絕壁抄自咸獠戶吾有都盧國切

攬貊音因亦敦鼪午乎於峻崖頓殺營隻獲九縛

於穹石士贊曰鼪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殺鼪豕也養

由發箭奇肱飛車士贊曰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張華博物志奇肱國之民能

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而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  
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

遣歸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

巧眡更羸妙兼捕

薄乎切

且墜鷗

之欲切

鵀

牛浴切

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捎鵀

千唐切

鵀漂鷗鷗殫地

廬空神居

士贊曰更羸捕且古之善射者也鷗鵀山鳥也似鳥而小赤背穴乳出西方大曰鴻小曰

鴈鷗鷗鷗水鳥也此亦吳都賦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之意也

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

於天墟

音區士贊曰日域日所出之處也爾雅北陸天墟

龍伯釣其靈鼈任公

獲其巨魚

士贊曰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窮造

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

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

士贊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也山海經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

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

士贊曰日名陽烏月名陰兔

思

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

士贊曰顓氣顓汗也

穹形穹窿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

士贊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大

平則河海夷晏

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

士贊曰此言雖秦皇漢武

帝皆窮奢極侈之君不足比擬也

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

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

人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

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

其天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燂輪

士贊曰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

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郭璞曰燂染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此即題註所謂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解鳳凰與鸞

牛角切

鸞

自谷切

兮

旋駟虞與麒麟

士贊曰雄曰鳳雌曰凰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鸞鸞鳳屬神鳥也駟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麟瑞獸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

中規矩王者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

士贊曰天寶難頭而

人易齊世家尚窮困年老以漁釣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雉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載歸立為師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魚騎酌醑

韜兵戈火網罟

士贊曰韜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

然後登九霄之臺宴

八紘之圃

士贊曰九霄者喻其高也八紘天之八維也

開日月之扃闢生靈

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教何宣成之足數

士贊曰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教鄭地宣王所獵之處

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

西母

士贊曰仙傳拾遺周穆王名滿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訪黃帝焉乃乘八駿

之馬觴而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  
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母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予歸東土

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

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徃於

道德士贊曰揚子學行篇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享也張無外以為且極大

朴以為杙逸尺切士贊曰免咎謂之且頓天網以掩之

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

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士贊曰唐玄宗開元二年焚錦繡珠

玉於前殿焚後庭珠玉之玩戒其奢也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士贊曰禮記鄭

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周穆王簡鄭衛之處  
子娥猶靡曼者以樂化人靡曼柔弱也

天老掌圖風

后侍側

士贊曰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  
老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風后黃帝之相

是

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

士贊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三  
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

祇咸獲其宜天下  
大安是謂太平

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

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

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不

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反鑾輿

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

士贊曰莊子黃帝聞廣  
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

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又黃帝將見  
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騂乘張若詔朋前馬  
昆閭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  
牧馬童子問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  
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  
已矣又奚事焉余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教  
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哉黃  
帝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  
退

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以也

士贊曰莊子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  
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風

其一

禎卿曰此篇自  
自言其志也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禎卿曰此二  
句一篇之旨

王風委蔓草戰

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  
哀怨

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

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禎卿曰此申首一句意

聖代復元

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士贇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

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升表故以禪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紆紆哉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禎卿曰此申首二句意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

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史記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迨漢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閱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智尚綺靡摘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薈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

## 其二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為惠妃

欲立為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齊賢

曰蟾蜍蝦蟆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士贇曰張衡靈憲界得不死之樂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為蟾蜍史記天官

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

蟬螭

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

居也蟬螭淫烝也毛詩蟬螭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

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

也士贇曰廣雅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

長門宮昔是今非言君心爲忿怒

挂蠹花不實天霜下

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

嚴威

齊賢曰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贇曰前

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頑卿

曰士贇所引是也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士贇曰蟬螭薄太清

白愈似本於此

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靈也婦疎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況臣子之疎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 其三

禎卿曰此篇借秦皇以爲諷也

秦皇掃六合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

斷自天啓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史

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

銘功會稽嶺騁

矣禎卿曰此六句言秦皇之制天下

望瑯琊臺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

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從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禎卿曰此二句言秦皇極游觀之樂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

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

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闕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

連弩射海魚長鯨

事禎卿曰此言秦皇極土木之欲

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鬚鬣蔽青天何由覩

蓬萊

齊賢曰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

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賣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鬚掉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叱也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

泉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

禎卿曰此以上言秦皇惑於神仙之說而卒不免於死也



其四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

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士贇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

禎卿曰此以鳳喻至人也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雖來儀於周秦之郊而不可羈挂以此至人能全身

遠害也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子

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樂士贇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鑪中以火炙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媿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藥物祕海嶽採鉛青車亦曰黃芽禎卿曰落脫也謝也

溪濱

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贇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

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

去影飈車絕迴輪

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

羽駕言乘鸞鶴臨車言御風雲

尚恐丹液

神丹金液

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

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

境長與韓衆親

齊賢曰言桃李花乃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

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

神人曰

我是也

其五

禪卿曰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真有慕於仙而作也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

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

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

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

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

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

之人聚露齒之狀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

世人別

士贇曰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其六

禪卿曰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所感於時而作也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嶺卿

曰岱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比去家就戎非人之情也

昔別鴈門關今成龍庭前

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龍庭

單于祭天所也

蟻蝨生虎鵠心魂逐旌旄

齊賢曰鵠勇雄其闕無已一死乃止故趙

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析羽爲旌通帛爲旄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

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迺召拜廣爲北平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三邊三陟西方南方東

其七

士贊曰此篇亦游仙詩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齊賢

曰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无自然玉皇治化士贊曰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

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十數處云

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食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

齊賢曰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

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丸禎卿曰天聲即笙音

以至高故言天齊賢以爲天籟非也

其八

士賢曰此篇之意蓋言戚里驕縱踰制儒者沈困下僚必有所感諷而作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

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綵幘傳鞶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主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

所仰治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揚辭賦達身已

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

齊賢曰魏揚脩答曹子建

書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揚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解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



寔自投間爰清靜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

其九

頑卿曰此篇嘆世事之難  
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也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

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  
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  
一體之間尚有變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

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  
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  
人皆言海中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  
行復揚塵也

營何所求

齊賢曰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  
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

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  
昔時爲使今爲國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 其十

齊賢曰此篇蓋摹  
魯仲連之爲人也

齊有個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  
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史

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  
職好持高節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  
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  
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  
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爲君責  
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

見新垣衍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音從頌音從客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坐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解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

不復見側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同仰士贇曰明月寶珠也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齊賢曰淡蕩猶放蕩也同調謂聲音和

### 其十一

禎卿曰此篇悲年命也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

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

百里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

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

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  
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 其十二

禎卿曰此篇蓋有慕乎子陵之高尚也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顏

齊賢曰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天桃艷李嫣然媚人也

禎卿曰此興而比也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

浮雲閒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

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與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  
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  
差增於往日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  
議大夫不屈乃  
耕於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

### 冥棲巖石間

#### 其十三

禎卿曰此篇白自託於君平之詞也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

### 冥緞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

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  
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爲不然至蜀  
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  
人士贊曰言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  
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  
駟虞不虛來驚驚有  
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

時鳴

齊賢曰駟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驚驚風之屬

安知天漢上白

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沈冥

齊賢曰博物志舊  
說天河與海通近

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  
奇志立飛間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  
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

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  
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  
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贇曰河精上  
爲天漢禎卿曰白意蓋以騶虞鴛鴦比君平而嘆世人  
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於天漢而牛女  
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幽深之道哉未  
二句亦借以  
自寓之意也

### 其十四

禎卿曰此篇之  
意蕭說近是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  
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  
曰漢

北方流沙也  
千霜千年也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



師事鼙鼓

齊賢曰強胡者天之驕子也聖皇玄宗也玄宗承國家富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

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爲患鼙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帥執大鼓千人之帥執鼙

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

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徭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間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

萬千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士贊曰此詩

楊子見以爲討閻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

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

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  
今頃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先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  
分兵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  
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  
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樵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  
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  
死亡畧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  
旨間邊陳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  
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  
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  
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  
年無能諫止卒  
喪數萬之師也

### 其十五

禎卿曰此篇  
刺時貴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賢齊

曰史記燕昭王捐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之臺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奈何青

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

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鵠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賣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

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

其十六

禎卿曰此篇白自況也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  
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  
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  
晉書張

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  
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  
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  
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  
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  
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  
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  
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使

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拂於是失劍華嘆  
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士贊曰吳  
越春秋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  
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  
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  
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  
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  
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問湛盧所以去者  
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  
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  
子以殺父故閭閻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  
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  
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  
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  
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  
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  
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  
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  
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

### 其十七

頑卿曰此篇  
諷不知止也

###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亦有

金華山葛洪神仙傳黃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  
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  
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  
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  
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  
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弟

非邪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  
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  
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  
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  
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  
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  
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  
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  
死亡畧盡乃復還去時去以方授南伯達易姓爲赤初  
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  
得仙者數  
十人焉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知繁華子擾擾  
何所迫崑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

齊賢曰崑山崑崙山也

其十八

禎卿曰此篇  
風時貴也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

曰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爲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遊逐東流之水士贇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鴈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

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

樓

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士贇曰海色日出之光

衣冠照雲日朝

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

橫嵩丘

齊賢曰辟易開張而易其本處嵩丘即嵩山也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



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

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素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

行樂爭晝夜自言

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齊賢曰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

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臣不去禍至如此

黃犬空嘆息綠珠成冢讐

齊賢曰嶺

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

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士贇曰李

斯黃天事見擬恨賦注禎卿曰黃犬何如鴟夷子散髮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歌舞之言

棹扁舟

禎卿曰鴟夷應前功成身退之言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鷗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富至巨  
萬師古曰自號鷗夷者言若盛酒之鷗夷多所容受而  
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贊曰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閘人亦  
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  
斯石崇之禍乎何如  
范蠡之勇退爲高也

其十九

頑卿曰此篇  
刺玄宗也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齊賢

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  
服玉漿白日升天士贊曰爾雅華山爲西嶽

霓裳曳廣

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  
衛叔卿中山

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  
白鹿從天而下半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

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恍恍與士贇曰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

之去駕鴻凌紫冥

禎卿曰此設言也揖神仙凌紫冥明其潔身而去亂也

俯視洛

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士贇曰安史亂離之

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

其二十

禎卿曰此篇白欲謝親友而事遠遊也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齊賢

曰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爲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

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土教

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  
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

含笑凌倒景

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倒景無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

泣與親友別欲語

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

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

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

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撫

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步終留

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

士贇曰列仙傳

安期生留赤玉舄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  
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咽第

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末四句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

其二十一

漢卿曰此篇白自傷之詞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

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

淒然

其二十二

楨卿曰此篇白感  
時思歸之詞也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蹉跎長嘶鳴

齊賢

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

感物動我心緬

然含歸情

齊賢曰緬思貌楨卿曰此興也言水別隴頭則幽咽而流馬思邊地則蹉跎而嘶況我之在

外感時物之變化能不緬然懷歸乎

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柘

葉萋萋柳垂榮

齊賢曰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

得急節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楨卿曰且復去言行尚未已也

其二十三

禎卿曰此篇言人當及時爲樂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

曰庭綠庭草也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

相續

齊賢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物苦不知足

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

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

齊賢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

其二十四

禎卿曰此篇譏時貴也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

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路逢鬪雞者冠蓋何

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士贊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

尚之賢者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憚爲

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 其二十五

頑卿曰此篇判時也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

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澆薄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枝李廣贊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

無窮門

齊賢曰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  
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  
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贇曰此篇謂世不  
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  
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  
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比有  
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所  
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  
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然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  
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

洗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愁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虫鳥獸之爭飛奔而已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

其二十六

頑卿曰此篇蕭說是也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

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士贇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

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禎卿曰此篇與上同意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眉目艷

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

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秦王女乘鸞向烟霧

其二十八

禎卿曰此篇亦慕仙之詞也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禎卿

曰此二句言方春而秋倏日而夜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

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

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

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頑  
卿曰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誰成功言  
未有能仙  
舉者也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其二十九

頑卿曰此篇白厭世  
亂而思去之詞也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爲戰國  
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爲七雄

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  
以下是也士贊曰詩大序亂

世之音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

怨以怒

沙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  
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  
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士贊曰唐以老  
子爲祖太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  
聖賢共

淪沒臨岐胡咄嗟

其三十

禎卿曰此篇傷  
玄風之寂寥也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  
古道淪喪不可復還 擾

擾季葉人鷄鳴趨四關

齊賢曰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  
東成臯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

士贊曰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

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  
有銅馬故謂金馬門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閒綠

酒晒丹液青娥凋素顏

齊賢曰方言秦晉  
間美貌謂之娥

大儒揮金椎

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齊賢曰淮南子  
凡海外三十六

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  
在其東南方禎卿曰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  
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  
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汨亂安能成清淨  
無爲之  
化哉

### 其三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惡世而思  
隱故自託於秦人之言也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壁

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

有人持壁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  
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  
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  
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

壁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

其三十二

士贊曰此悲秋之詩也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歷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

二十三日下弦士贊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秋蟬號階軒感

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禎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

天運也淪忽暮也

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

建明發

其三十三

禎卿曰此假莊生之言以自況也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齊賢

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

憑陵隨海運燁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

方未已

其三十四

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

若有急則揮以雞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禎卿曰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士贊曰此言一



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

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

貞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地志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士贇曰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

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爲雲南王遣子閣

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

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

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怯

卒非戰士矣方難遠行

士贇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廣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

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矣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

長號別嚴親日

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  
餌奔鯨干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  
苗平

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句有苗格士贊曰  
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  
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  
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爲哉九句  
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  
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調之  
兵不堪受甲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爲有苗而深嘆當國  
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  
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 其三十五

頑卿曰蕭  
說是也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

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趙陸德明曰蹙頞曰顰士贇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旬匄而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棘刺造沐猴三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霖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功成無所用楚

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

楚且華身

齊賢曰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

楚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禎卿曰此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

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贇曰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

直木

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爲葦

齊賢曰莊子大

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

東海汎

碧水西闊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齊賢曰魯仲連見新

垣衍曰秦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士贇曰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

### 其三十七

士贇曰白此詩其作於高力士諧毀之後明皇放黜之時乎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齊賢

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毋財令母嫁寡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咻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

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

士贇曰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

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

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齊賢曰應

德璉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其三十八

顧卿曰此亦太白自傷之詞也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

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士贇曰此

詩首兩句喻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譏譖者已至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禎卿曰蕭說是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齊賢曰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

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

士贇曰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

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鴦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



辛酸遊人悲舊國舞心亦盤桓倚劒歌所思曲終涕洟

瀾

其四十

顧卿曰蕭說是也

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食

齊賢

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朝鳴崑丘

樹夕飲砥柱湍

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

齊賢

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鳥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來白鶴在緱氏山

頭舉手謝時  
人數日去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士贊曰此詩似太白白比之作

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疎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鑒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 其四十一

士贊曰此亦遊仙篇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

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

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行衣仍過虞淵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

揮手折若木拂

此西日光

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有水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

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

則若木 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  
有二

上皇

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齊賢曰列子太

素者質之始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

飄揚

其四十二

禎卿曰蕭說近是大抵白志在疎遠不在祿位故有是言至謂供奉翰林

之時忽動江海之興則滯矣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

形宿沙月汭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列

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士贊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雲中之鷗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以喻閑散之人也

其四十三

頑卿曰蕭說是也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

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

宮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年除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

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  
會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禎卿曰淫樂二句  
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  
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  
瑶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  
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士贇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  
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瑶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此言二君雖遇  
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  
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  
仙之事此詩蓋  
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禎卿曰此篇亦似太白被黜而作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

齊賢曰葳蕤盛貌

草木有所託歲寒

尚不移奈何天挑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

素絲

齊賢曰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曰葑菲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

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君子恩

已畢賤妾將何爲

士贇曰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

其四十五

禎卿曰蕭說是也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龍

鳳脫網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

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王氏曰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士贇曰子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惟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顧卿曰此詩交判其君臣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賢齊

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熾盛視三川鄭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王

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關雞金宮裏蹴踘臺邊齊賢曰踘

蹴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士贇曰關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舉

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

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贇曰此篇

前六句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爲延賢之地今乃爲闕難蹴踔之場白日青天者以比其君闕難蹴踔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  
禎卿曰當塗以後蕭說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馘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用也唯揚子雲則閉門著書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爲心

其四十七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豈



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

齊賢曰漢

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則秋氣鼎至花實零落矣

詎知南山松獨立

自蕭颺

士贇曰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

曰三齊要畧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令盡起立寢寢東傾如相隨

行狀石去不連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

齊賢曰始皇三十二

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贇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

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贇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  
人巧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  
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  
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  
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鴈春  
前脚獨立後脚隨奔僅登岸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  
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

死之樂詳見前詩注左傳九鴈爲農正注曰鴈有九種  
也春鴈鴈鴈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棘鴈竊丹  
行鴈喈喈宵鴈噴噴桑鴈竊脂老鴈鵲鵲以九鴈爲九  
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鴈字作鴈士贇曰此  
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喻云

# 其四十九

士贇曰此太白遺  
說損逐後之詩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

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

齊賢曰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

歸去瀟湘沚

沉吟何足悲

其五十

補卿曰此篇譏世人之不解美惡也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

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

齊賢曰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載之以爲大寶

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

城易壁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貴玉而

珉賤

### 其五十一

復卿曰蕭說是也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菜蔬盈高門比

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嬃空嬋媛彭咸

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齊賢曰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牧許慎注夷羊土神商之將亡見

于高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葢葢施以盈室兮判獨離

而不服注葢葢藜也葢王芻也施菜耳也三物皆惡草

以比讒諂盈室喻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

騷經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嬃屈原姊

嬋媛猶牽引也補曰說文媛女子也音須士贇曰史殷  
本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  
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  
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  
讒之王怒而疎屈原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  
襄王怒而遷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彭咸  
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詩比興之詩也  
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  
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藁苑盈高門喻小  
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  
諍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  
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  
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  
亡身如女嬋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  
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

作風刺諷諫之  
體兼盡之矣

其五十二

禎卿曰此篇  
白自傷也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夏  
爲朱明

不忍看秋蓬飄揚

竟何托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注光  
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

有光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士贇曰美人況時君也  
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

才而見棄於  
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禎卿曰蕭  
說是也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爲六卿分姦

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

秋之後號爲戰國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簡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憚爲一擊甌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闕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士賈曰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齊世家曰初簡公即位闕止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

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集如公子我  
在幄出迎之遂入開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遽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闔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太白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  
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  
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  
誰敢議之者上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  
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  
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 其五十四

禎卿曰此  
篇哀時也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賢齊



日榛木  
叢也

鳳鳥鳴四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高下盈

萬族

齊賢曰毛萇詩傳鸞斯鴨居鴨居雅鳥也鸞音預

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

哭

士贇曰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

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倩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頽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母乃見事之晚乎禎卿曰窮途慟哭蕭解未善言風既頽矣途既窮矣方可慟哭而已

其五十五

禎卿曰此篇譏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

美佞邪子婉嬖來相尋一笑雙白壁再歌千黃金珍色  
不貴道詎惜飛光沈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其五十六

禎卿曰此篇白  
自傷被黜也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士贇曰越在南  
地故曰南隅清輝照海月

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齊賢曰鄒陽書  
曰明月之珠以

暗投人則人莫  
不按劍相眄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其五十七

禎卿曰蕭  
說是也

羽族累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

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

士贇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饑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蜚蜚

亦念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士贇曰此詩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各有所依

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茫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

其五十八

頑卿曰蕭說是也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仙

廟即巫山行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耆舊傳云亦常姚姬未行而卒塋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

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暮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震雲無處所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

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士贇曰桓譚新論羅門同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

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蹣跚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衣襟此篇是太白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

齊賢

曰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萬事

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實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

翻覆交道方嶮巇

士贇曰田實者賓嬰田蚡也按漢書曰實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

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實太后崩因與蚡爭

斗酒強

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誡棄市春蚡疾竟死

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齊賢曰張耳陳餘爲

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贊曰  
蕭育博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曰火滅星離也衆  
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士贊曰此  
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  
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  
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  
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五行齊諧者志怪者也案莊  
子此二語起下一段不連上段此誤衍

第四頁前五行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刊  
本脫此二句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增

第八頁前四行循探之即亡矣刊本亡訛之據文  
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幸汝以成名刊本幸訛梓據呂  
氏春秋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史記封禪書刊本封禪訛天官據  
史記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園宮垣為複道刊本垣訛舊據  
史記封禪書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灑太和按唐文粹及賦彙洒俱  
作酌

第二十頁後七行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龍氣母  
今刊本契訛摯據唐文粹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白馬出吳閭門刊本吳閭訛  
作吳吳據唐類函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行彪號以鶚脫今刊本脫行  
字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增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夫何神警鬼慄之駭人也刊  
本警訛扶慄訛標據唐文粹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稍鶴鵠刊本鵠訛鵠又殫地  
廬空神居刊本殫訛殫空訛與據文苑英華及

唐文粹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禮斗威儀刊本威訛域據後  
漢書方術傳注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豈不與乎七十二帝刊本脫  
不字據文苑英華增

第三十頁前一行故往見之曰刊本脫曰字據莊  
子在宥篇增又張若詔朋前馬刊本詔訛諸據  
莊子徐無鬼篇改

第三十頁前六行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刊本牧  
訛教據莊子徐無鬼篇改

第三十頁前八行遊乎赤水之北刊本北訛塢據  
莊子天地篇改

第三十頁後一行乃使象罔刊本象罔訛罔象據  
莊子天地篇改

卷二第三頁後六行隱宮徒刑者刊本徒刑訛刑  
徒據史記改

第四頁前五行見巨魚刊本巨訛目據史記改

第十頁前六行年貌豈長在按全唐詩年貌作顏

色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一揮成風斤刊本風訛釜據

全唐詩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令母嫁寡婦刊本寡訛夫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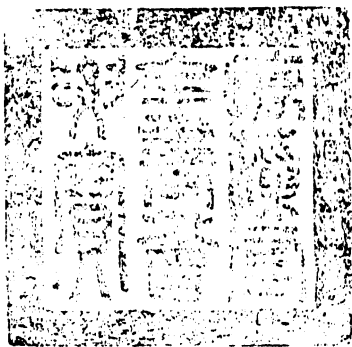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頁前二行鄭箋曰刊本鄭箋訛惡炎檢

別本作孫炎俱誤據毛詩注疏改正

第三十一頁前三行不可以根惡時刊本脫可字  
以下衍其字又夫婦以禮義合刊本脫禮字據  
毛詩鄭箋增刪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春扈鵠鵠刊本鵠訛鵠據昭  
公十七年左傳注及爾雅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濬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均

謄錄監生臣陳炳